

永樂大典

卷八千五百八十
七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夫生以

生之主也。林希遠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遠之樂。次言無是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

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數。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

知止守分。不涉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然首之類。莫不稱音。則凡稱音者。

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勢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背。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

名。生於夫當。而藏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

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

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因形勞。未識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

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妙。安得而不用哉。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

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遂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

兩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

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

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

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背。音旅。以。慊。音謙。反。足

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之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罔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殺彼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罔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象同。以養羊。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本之背。縫曰督。脊曰督。督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寬哉。其亦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愛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解得篇所請。上不教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為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方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宰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半割之也。蹄，不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持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剝析，若然，觸應連，春，驚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使技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音音節。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成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響推合，官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謩，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使施巧，奏音節，連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則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但一朝解，九牛刀可割，毛為于馮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解，反，向，偃，彼反。徐，又於佇反。李音：妖，所倚，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若然，向，呼，賜反。徐許，賜反。崔音：畫，又古，賜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膚相離，聲響然。許文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間也。騞，呼，獲反。徐許，嬰反，向他亦反。又音：奏，崔云：音近，獲聲。水於若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司，桑林，司馬云：涉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業，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成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使婢面反，開。

解音嬰，謩徐音頤，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具，騞反，下同。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字。其言肩倚膝蹄，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倚，蹄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若然，觸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善，觸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難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騞，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身所好者，非技也。成玄英疏：捨釋彎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劉辰翁點校：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成玄英疏：始學屠牛，未見理間，所親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成玄英疏：操刀既久，煩見理間，所以纔觀有牛。

已知空卻亦猶眼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字報反。注同。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釋刀。會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通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聞與理會。成玄英疏。遇。會也。經年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盡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漆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獲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高。成玄英疏。問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度之。令其筋骨各相兩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解空。就道令殊。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備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懸於微。凝也。而况大軼乎。郭象注。軼。度大骨。斲刀刃也。成玄英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軼。大骨也。大。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會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体真空。細感尚不染心。羸塵豈能累德。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故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云。擊也。父達。又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問也。之處。昌慮反。今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術。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管反。說文作。實。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內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肯。骨間肉。肯。著也。榮。苦。管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傳。反。又一音。啓。司馬云。備。結。處也。經。際。古。代。反。微。礙。五。八。反。大。軼。音。孤。向。郭。云。軼。度。大。骨。也。崔。云。繫。結。骨。斲。刀。女。六。反。劉。辰。翁。批。校。方。今。止。軼。音。何。等。粗。事。寫。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主。言。神。意。多。沈。沈。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擬。然。而。立。之。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七

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勝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勝理而解之。大卻骨向交際之處也。然擊也。竅。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欽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我。其用刃也。皆未嘗經涉其骨榮之間。骨榮者。骨節相着處也。骨榮處且不用刃。况大執牛。執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成玄英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者。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成玄英疏。况凡鄙之夫。心靈間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破石也。成玄英疏。硎。破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年。解數十。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既利。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巖然矣。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衆也。硎。音利。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破石。音。嶺。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破。細於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五

礪皆磨石也。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硎。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所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刃。尤於骨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損也。更音度。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節。素有間。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况養生之士。体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間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硎。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河此七為人。一至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火不焚。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之。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故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皆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攪。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問平聲。雖然。每至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注。交錯。衆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郭象注。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行為邊郭象注。徐其手也。成玄英疏。筋骨交聚。繫結之處。名為扶也。雖復遊刃高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難難。為休傷戒慎。專視徐手。况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涉必須戒慎難難。不得輕染。振塵動傷於寂者也。動力甚微。諒然已解。郭象注。得其宜。財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成玄英疏。謀化百反。諒然骨肉痛之聲也。運動驚耳。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會。能所泯然。提刃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成玄英疏。解牛事竟。開放從容。提挈驚刀。彷彿從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藏之。郭象注。拭刀而被之也。成玄英疏。善能保愛。故拭而被之。况美攝生人。光而不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成玄英疏。經使庖丁之言。達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難以善哉。陸德明音義。為戒。于偽反。下皆同。魯目。章欲反。諒然。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格反。躊躇。直留反。躊。直於反。善刀。善猶式也。拭音式。復他刀反。剡。辰弱歷反。雖然。止生焉。此語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六

却是記憶。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闕折也。但語言欬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力。至於收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林希遠口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覺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潘此一轉。旋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窳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此个難事做。悚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做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邊邊為行其刀。此但言加于細之意也。我既加意于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深著力也。諒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以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兩刀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而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刀其譬喻到此。未後遂

輕輕結以得養生為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着力處。須子細看。難為如字。下
為成等去聲。謀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
象注。介。偏則之名。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則也。
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則於足者也。天與其
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成玄英疏。為。稟自天
然。少茲一足。而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
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則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
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困。而形骸
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
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
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
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奪生之情者。不務
生之所無。以兩違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成
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違此
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違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
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則也。向
郭云。偏則也。舊本作兀。又作兀。云。斷足也。偏則。音月。又五利反。天與其人
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
也。只一則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
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
者。乃其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渾難一語。又若
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後掌反覆生神。雖聖不善。所謂自抱負亦
不在人下。言吾則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
氣未除在。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
也。介。獨也。則。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非人則之邪。
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特。只要他獨
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
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
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
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虧畜乎樊中。郭象注。斯。求也。樊。所以籠

雄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境。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成玄英疏。新求也。樊籠也。夫澤中之雉。住於野性。飲啄自在。故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善道。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至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至。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至。志氣盈豫。當此特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善為清曠。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陸德明音義。一。雉。涉角反。不。斬。音祈。求也。樊。中。音煩。孝。云。潘之。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為。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雖。至。于。况。反。注。同。黃。至。丁。亮。反。又。直。良。反。林。希。連。口。反。澤。雉。止。善。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溪。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阱。殺。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斷。畜。乎。樊。中。新。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至。不。善。也。不。善。不。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黃許六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成玄英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若聃。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派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悼。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惟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成玄英疏。夫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成玄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成玄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所問者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疏耳。故若斯可也。成玄英疏。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成玄英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七

必有不斷言而直不斷哭而哭者郭象注。蓋其无物施惠不在理上位。故
 以此善愛也。成玄英疏。祈求也。彼來人也。大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
 兆庶。應念蒼生。不待動求。為其決託。故其死也。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每見死生。感於聖恩。故此哀悼。以此而惻。故知非老君
 門人也。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
 可知。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適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
 情。委見死之可哀。故忘夫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郭象注。感物
 大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時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我未加。而性情已周。
 庸非刑哉。成玄英疏。夫逃適天理。倍加俗情。乘樂經懷。心靈潤若。有同
 德。寧非刑哉。古之達人。有如此議。陸德明音義。老。勝。吐。監。反。司。馬。云。
 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侯。各依字讀。亦皆音通。三。號。戶。羔。反。注。同。衛。戶。於。緝。
 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性。一本。性。作。住。避。天。徒。避。反。又。
 作。適。倍。情。音。蒙。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勝。止。之。刑。弟。子。惟。以。其。老。勝。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
 秦失之對。則以少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
 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皆秦

其天。自取冰炭於胃中者也。猶肉刑也。適。離也。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
 本於老子。此處先犯老子貶刺。便是為貶刺堯舜夫子張本。適。我於老子。
 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
 本朋友也。何期吊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
 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吊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
 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
 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適迷其天理。背棄
 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特自
 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成玄英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
 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
 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來樂生於夫得者也。今
 玄適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真然再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
 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成
 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
 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繇解。郭象注。以有佛者

為解。則無係者。解也。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成玄英
 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謂解。解則無死無生者。解也。夫死生不能
 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真一死
 生。豈復逃避天刑。馳驚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
 帝之解。解字。文勢前復自相鋒。猶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憫之徒。非關老
 君也。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及解音玄。解音雙。注同。崔云。以生為解。以
 死為解。劉辰翁點校。適來止解。養生者。甚以哀憫為冠。傷害心者。
 哀為甚。吾欲逃去。侍乎。來哉。解者。奇能脫此。便是第一。如言超轉出世
 外之意也。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夫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
 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
 生也。夫子有道者。專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
 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
 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憂。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解者。心有係着也。
 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奉
 我何也。故曰帝之解。樂音洛。指窮於為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為薪
 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續而不絕。明夫養生者。生之所以生生也。成玄英疏。解盡也。薪薪新也。
 為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
 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化。與物俱遷。故吾薪吾曹無係
 總。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待不再來。今不一
 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
 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未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成
 玄英疏。夫速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
 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適為
 繁冗。今特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陸德
 明音義。指窮於為薪。如字。絢句為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
 繼續也。崔云。薪火熾火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
 也。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
 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林希逸口義。此死生之論
 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故及
 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
 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却把个譬。前結未豈非文字絕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督。當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水背當
中之處。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若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
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
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
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
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
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
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
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
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
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
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
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
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肆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
則莊子之意。得無與于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
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
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
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
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
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
有相似者。護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